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九年

第一〇九七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097/Rev.1)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1

例 言

凡有關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九十七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Carlos Alfredo BERNARDES
(巴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玻利維亞、巴西、中國、捷克斯拉夫、法蘭西、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S/Agenda/1097/Rev.1)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一.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會過去所作決定，賽普勒斯、土耳其及希臘等國代表將參加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應主席請，Mr. S. Kyprianou(賽普勒斯)、Mr. T. Menemencioglu(土耳其)及Mr. D. S. Bitsios(希臘)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秘書長曾表示他希望向理事會發表意見，本人此刻請他發言。

三. 秘書長：本人想在賽普勒斯問題辯論的目前階段中本人允宜作一簡單陳述，以資有所闡明，特別是關於本人所擔任的工作。自從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以後，事實上在該次會議以前，本人曾與主要有關各方進行討論，交換意見，藉以闡明並確定主要問題。在這些討論中，本人的主要工作當然是判定在什麼範圍內各方可能找到共同之點。本人與理事會每一位理事舉行的個別談話中已將這些討論的經過通知各位。事實上，除本人已向各位個別報告者外，此刻並沒有多少其他事情可以補充。

四. 正如各位所知，本人進行這些非正式討論，是因為顯然各方都有意要本人這樣做，特別因為鑒於賽普勒斯情勢的嚴重與迫切性，本人願盡各種努力來幫助解決這個危機。基於同一理由，本人答應了賽普勒斯政府經希臘、土耳其及聯合王國政府贊助所提出的請求，並指派了 Gyani 將軍為本人個人代表去觀察該島恢復和平工作的進展。P. S. Gyani 將軍到了賽普勒斯之後，對於使本人獲悉該島的情況極有幫助，此外，本人相信對於減輕該島的緊張局勢亦有功效。理事會各理事也一定知道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本國致賽普勒斯總統及希臘及土耳其外交部長的電報，請各該政府利用其最大影響來保證不再發生暴動，並向一切關係方面籲請表現最大的諒解與自制態度，包括賽普勒斯兩個社區人民與領袖在內。本人的呼籲所獲反應至令本人樂觀，而且本人對於各關係政府所作積極答覆[S/5554 and Add.1]¹尤為感激。

五. 這些討論主要都是由各方發表它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及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本人的目的不是提出解決辦法，而是照本人早先所說尋求共同之點。本人認為我們可以確實的說經這些討論之後各方的確切立場更已明白表達出來。討論期間的空氣始終相當良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好，而且本人深信關係各方均竭誠希望謀求和平解決辦法，雖然關於若干重要問題它們仍堅持立場，這是可以意想得到的。本人相信在若干問題方面已有進展，雖有某種基本上的不同意見仍然存在。

六．本人祇須補充說明關於賽普勒斯問題的討論是本人在聯合國憲章的範圍內並隨時顧及安全理事會的權力來進行的。不用說，若無安全理事會的同意，秘書長決不能派遣一維持和平軍隊前赴賽普勒斯。

七．最後，本人要表示希望理事會將爲此刻似乎已成一僵局的問題找到一個合理與實際的解決辦法。本人當然將繼續聽候調遣並願視情形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來幫助達成一項解決辦法。

八．主席：本人在請發言人名單上下一位代表發言以前，要請理事會各位理事注意文件S/5556，²該文件載有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土耳其代理常任代表來函一件。既然已有若干位發言人預定於今日午後發言，本人要建議這個問題應延至我們討論的以後一個階段中審議。

九．既然大家同意這一點，本人要請今日午後發言人名單上第一位發言人，摩洛哥代表發言。

一〇．Mr. SIDI BABA (摩洛哥)：第一本人要代表我國代表團團長 Benhima 大使向秘書長、理事會各位理事、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及土耳其與希臘代表道歉，因爲他在延緩幾天動身之後，還是不能參加理事會目前所審議的項目一直到結束爲止。鑒於目前在拉哥斯舉行的外長會議議程項目對摩洛哥的重要性，我國政府認爲 Benhima 大使出席該會議是必需的。

一一．自從賽普勒斯危機結束以來已經有三年多了。在民族主義者以爭取自由與獨立名義進行了一個長久而往往艱苦的鬭爭以後，管理當局最後終於了解非讓這個重要島嶼的人民得到其以信心所堅決要求的權利不可。

一二．當時，賽普勒斯得到獨立一事爲若干友好國家所歡迎，包括摩洛哥在內，並使曾以同情以及有時關懷態度注意該國不幸發展的全世界的人都感覺到真正的鬆了一口氣。大家都同意在忍受了這許多痛苦並經過這樣多的犧牲以後，居住該島的兩個社區應該可以享受一個有和平與自由的新紀元，何況這兩個社區由於環境關係並因有共同的歷史，數百年來一直就在和睦與諒解的空氣中共存。在國家的階層上，一國

居民的兩個構成部分儘管有文化與宗教信仰上的區別而能這樣共存，並非該島所獨有的現象。就是在該島所屬的地理區域內，我們可以欣然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民族間互相容忍與諒解的某些實例，這些實例可在與賽普勒斯共和國爲緊鄰的若干阿拉伯國家內找到。

一三．這些人文、地理與歷史的因素因而顯然使不存偏見的觀察者覺得決沒有什麼從任何來源引起的重大障礙足以攪亂一個和睦的生活方式，或使一個新國家自身建立的機構無法有效推進工作，祇要有關各方——本人係指不論內外的一切有關方面而言——能不具任何心理保留承認該島應享受獨立與主權的原則。

一四．我國代表團有鑒於這一切考慮，相信外來的干涉愈少，對賽普勒斯人民的安寧與其制度的穩定也愈有裨助。鑒於兩個關係社區所表示的種種顧慮，這個意見對於雙方均應適用。

一五．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根據蘇里克與倫敦協定所保持的聯繫，其性質具有一種內在的實在情勢，這些聯繫對這個新賽普勒斯國家規定了若干限制，其中有屬於憲政性質者。在這些協定中雖然有若干規定我們必須以審慎的態度來看，因爲這些規定顧及該島情勢中人事方面的事實及有保證賽普勒斯人民安全與統一的必要，但是其中尚有若干其他規定顯然對於賽普勒斯共和國的主權與完整提出了重大的限制。我們認爲這種情形對於一個國家有效行使其國家主權的事實是有衝突的，特別因爲這個國家已爲聯合國的會員國，且其基本立場與指導原則爲不結盟，一如馬卡里奧大主教本人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貝爾格來德會議中所宣佈。

一六．從這方面說，我們認爲如果根據獨立與主權而履行正常國家責任的結果是產生劇烈的演變，而且當然引起了情勢的改變，而這種情勢又是在至少可以說是非常特殊的環境下訂立的文件所欲盡力長久保持的情勢，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七．在這一方面，賽普勒斯可以援引的先例實在太多了，因爲凡是過去數年內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其處境有時與賽普勒斯的處境相類似者，都是這種例子。

一八．因此，我們要說我們完全同意某些人的意見，就是說就目前事件而論，主權的觀念至少應包括一個自由獨立國家有絕對自由來擬訂其憲法，並保證其

² 同上。

內容能盡量同樣反映社區與私人的權利與保障——這當然不容有任何種類的外來限制或干涉。

一九．我國代表團極端重視各方對於這些原則的遵守，並仍信這兩個社區一旦消除了恐懼與猜忌心理之後，一定能在和平與協調中共存，並共同建立它們國家的基層組織，彼此均能感覺雙方的生存與繁榮息息相關，有密切的聯繫。

二〇．如果我們除其他各點外也信任一項重要事實，即在達成獨立的前夕儘管有外來的影響對該島居民發生深刻的作用，但是國家團結的感覺較任何其他考慮均佔優先，那末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該島前途，決不能算是自以為有理。

二一．在這點關係上，我們的印象是土耳其少數民族之所以似乎堅持蘇里克與倫敦協定，其理由可能是因為他們在這些文件中找到了目前可以依賴的唯一保障，可以保證他們為當事一方與少數民族的權利確被各方所尊重。

二二．因此，我們希望這些保障不會受到突然與單方的攻擊，因為恐怕如果沒有這些保障，該島以一個國家地位的存在目前情形下隨時將受到嚴重威脅。因此，我們同意某些人的意見，就是說可能影響保障條款的任何憲法修正應憑一種保持民族友好及尊重各社區權利的精神來進行。在這種情形下修改後的憲法一方面能包括若干可取的改善之處，同時對土耳其少數民族亦能提供必要的保障。賽普勒斯領袖們如能達成此項目標，即可使他們認為與國家主權觀念不符的過去各項協定中的規定失去其一切道義價值，並使那些隨時想從國外干涉賽普勒斯內政的人失去其作此等干涉的藉口。

二三．本人確信本理事會全體理事都同情賽普勒斯外交部長與土耳其及希臘代表的意思，對自去年十二月起使該島感覺悲痛的不幸事件深表惋惜。在目前的階段中，我們無須決定誰應負引起暴動之責。然而我們必須記得不論土裔或希裔賽普勒斯人日日均有死亡的事實，這便構成了必須立即結束這些事件的進一步理由，因為這些事件如果繼續或增加，可能引起外來的干涉。在這種情形下，此類干涉也許是不無理由的，不僅是由於現行協定所規定的權利，同時亦因為整個居民的生存可能受到嚴重威脅——這個論據事實上決沒有任何人可以置之不理。

二四．為了這個理由，我們竭誠希望如果在國家的階層上不能達成一項解決辦法，那末目前的危機可以在聯合國主持下達成和平解決。最要緊的，我們希望這項危機不會變成一個冷戰的問題，以致與該區域並不相干的敵對利益在那裏彼此對壘最後使該島陷入當初採取不結盟政策所欲避免的一個情勢。

二五．本人要趁此機會說明我國堅決支持賽普勒斯的獨立與完整。我們竭誠希望這個新成立的國家經過了這次危機後更見強盛，由於它的領袖們——不論其為土裔或希裔——具有智慧與政治卓見，它將擁有足夠的力量來克服其內部困難。

二六．我們要說明我們對於當前問題的看法不應被解釋為我們有意改變我國對於賽普勒斯危機直接有關的若干其他國家一向有之的同情與崇敬之意。

二七．摩洛哥是一個地中海國家，同時是一個不結盟國家，它對於賽普勒斯領袖們一方面應付各權力集團，同時要保障他們國家的獨立，保衛他們國家的安全並爭取各方在融洽與和平中對其主權的尊重的努力，祇能採取一個同情的看法。我們相信這些是他們必須達成的目標，並且也真正構成問題的實體。因此，安全理事會最好能以最慎密的態度審議這個問題的這一切方面，當然它必須要有一切有關方面的合作，特別是賽普勒斯人民代表的合作。

二八．為了這個目標，我們首先應當設法尋求採取迅速行動的方法，俾得立即恢復和平與秩序，然後再審議旨在為達成政治解決辦法作準備的各項措施，使該島永遠不會再發生其現在所經歷的危險與不幸的事件，這些事件對於地中海的和平有嚴重影響，由數星期來的情形已顯然可見。

二九．過去會議中舉行的討論與我們在辯論以外經常保持的聯繫，已明白顯示這個問題是十分複雜的。但是我們不應因為這個事實而遂灰心或採取不現實的態度。

三〇．在我們討論的目前階段中，我國代表團願向秘書長宇譚表示最誠懇的敬意，因為他曾以堅持及和解的努力來達成一種協議方式，使他可與安全理事會及有關各方合作順利完成賽普勒斯建立和平的任務。我們希望他的努力會引起適當的反應，藉以滿足儘早消滅該地區內國際緊張局勢的希望。

三一．正如本人在這次陳述開始時所說，我國希望可期待一切關係方面的諒解，使賽普勒斯的統一、完

整與安全可獲充分保障，而居住在該島的兩個社區亦可根據互尊原則並在平等及正義的精神下共存，放棄一切控制他人的思想。

三二．我們又希望這個地中海島嶼不致變成一向設法在地中海區域維持或建立立腳點的敵對勢力的鬭爭場所，而且最後不致變成它們的犧牲品。從拉塔基亞到坦吉爾，我們這些不結盟國家無不極盼世界這一部分能從其所受露骨的冷戰競爭逐漸撤退。像沿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我們希望在這個困難的階段中，維持該島的和平與安定會成爲一切直接有關的領袖們所主要關注之事。

三三．上週週末各通訊社告訴我們賽普勒斯各地均有暴動情事發生，但是法馬哥斯塔(Famagusta)鎮的希裔與土裔社區卻像過去一樣仍保持着他們的互解與和睦關係，這是值得嘉許的。我們希望這個榜樣能夠將它的良好影響散播到該島各地去。

三四．我國代表團在結束這個樂觀的陳述時要再度表示它對於此刻秘書長與安全理事會兩方面所作努力具有信心，並確信這些努力一旦成功了以後，將在精神上與在事業上成爲恢復和平的最好保證。

三五．Mr. NIELSEN (挪威)：挪威政府與人民曾以憂慮與深切關注心情注意賽普勒斯危機的不幸事件——我們之所以關注不僅是由於我們相信暴力、流血與對於干涉的恐懼不能當作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也因為歷史業已數度證明了這些方法本身勢將引起進一步的暴力，結果不久仇恨與恐懼便可能成爲一個社會的主宰力量。

三六．我們對於這一大串事件尤表惋惜，因爲這些事件發生於一個經歷多年的鬭爭與內亂纔達成獨立的新國家之內。當該島人民遭受了痛苦經驗而達成獨立時，大家普遍希望他們將來作爲一獨立國家會特別顯示不走極端的態度，而且賽普勒斯各社區的一切政治領袖會分擔共治國事責任。在大家歡迎賽普勒斯爲聯合國一個新會員國的時候，本組織各會員國除一致表示對它具有善意外，並希望它的獨立將使賽普勒斯全體人民獲得進步、繁榮及和睦關係。

三七．在理事會內以及歷次公開陳述以及關係各方的商談中所透露的爭執的淵源，乃係兩個具有不同政治、文化及宗教背景的居民集團還沒有找到在和平相互諒解中共同生活之道。然而我們看到與這些居民集團有密切關係的兩個國家——希臘與土耳其——能

够睦鄰相處，這是令人欣悅的一件事。與希臘及土耳其屬於世界同一區域的挪威對於雙方均保持友好關係，它覺得它有責任和權利向兩國呼籲，請它們運用它們的力量來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狀況。

三八．挪威代表團覺得大家首先曾設法以由賽普勒斯共和國與曾合作建立該國的三個國家——即希臘、土耳其與聯合王國——舉行直接商談的方法解決此項危機，這是很適當的辦法。後來這種商談不曾促成所期效果，就不得不依靠聯合國來解決，這也是適當的。我們又期望所有各方此刻將盡其全力使賽普勒斯的情況在聯合國積極審議這個問題時不致再度惡化，而且各方將接受並實施本組織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

三九．這次辯論中有人提及促成賽普勒斯獨立的各項發展及經各方協商訂立並構成該國立國基礎的各項條約實爲各種不同意見的折衷辦法。照我們的看法，理事會若討論這些條約與業已通過憲法的好壞，實於事無補。我國政府意見爲：安全理事會不應批評一個會員國憲法，亦不應就經商談而訂立作爲准許一國獨立的整個程序之一部分的一套條約作任何批判。我們認爲賽普勒斯爲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格與聯合國憲章在一方面與賽普勒斯憲法及各項條約在另一方面，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衝突。本人是否可以一提當賽普勒斯被准加入聯合國時，大家並沒有提到這個問題。該憲法與這些條約的訂正與修改是賽普勒斯人民與締約各方所應決定之事。

四〇．一個國家由若干社區或多數與少數民族組成的事實所產生的國際問題並非什麼新的現象。聯合國與前此的國際聯合會均曾討論過由於這些集團間的不同意見所引起的特別問題。這些組織曾審議過若干由於有不同意見而威脅發生國際磨擦的事件。在這些審議中，大家曾強調多數民族必須力行自制及慎重將事，因爲它們往往是較強的一方。大家也曾同樣對較弱與較小的集團給予各種保證。

四一．據我們所見在賽普勒斯國內無疑必須建立某種情況，使兩個居民集團能在和平合作中互信共存。我們相信不管它們間有多少種族與宗教方面的差別，這兩個集團的利益在聯合國協助下並在關係各方的善意與合作下應該可以彼此協調。在賽普勒斯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希望多數集團在尋求其合法利益的時，並明瞭其特別責任，將適當注意這些考慮。同樣，少數集團亦有特別責任應對國家事務的有效進行盡其

一份貢獻，祇要它們的利益在這個國家內有充分的保障。

四二．挪威代表團在這次辯論〔第一〇九五次會議〕中聽到各方的首次陳述，略覺喜慰。賽普勒斯外交部長曾解釋他的政府為什麼把這個問題提出於聯合國。我們對於此項決定的解釋是這足以表示賽普勒斯當局會對由安全理事會表示的聯合國的意見給予適當的注意。我們又注意到土耳其代表所作陳述，我們相信他所採取的態度應對減少賽普勒斯外交部長所表示關於干涉的恐懼，大有幫助。我們亦相信希臘代表所表示的和解意見應有助於此項衝突的和平解決。

四三．我國政府的意見是：我們的當前與迫切目標必須是避免賽普勒斯的情況更加惡化並恢復該島的和平狀態。

四四．各方曾明白說明，特別是聯合王國代表在其首次陳述〔第一〇九五次會議〕中曾說明，聯合王國不克繼續單獨執行維持和平的任務，而為恢復賽普勒斯的法律與秩序起見必須建立一個國際和平軍。到目前為止，關係各方中沒有任何一方曾反對建立國際和平軍的原則。在出事區域中恢復和平這方面，這並非一個新方法。我們祇須向理事會一提聯合國許多有效的維持和平活動就足够了。我國代表團要籲請各方與秘書長合作，就建立賽普勒斯國際和平軍事達成協議。照我們的看法，安全理事會如果詳細規定該項任務應如何執行，那不是一個好辦法。在我們這方面，我們祇要補充說明有鑒於本組織目前的財政狀況，該軍的建立不應使聯合國增加財政負擔。

四五．然而該問題的長期方面考慮應為在賽普勒斯建立能消除此刻雙方彼此猜忌、恐懼與缺乏信心情形的條件，而且我們相信和平軍在這方面亦能發生重要影響。有人曾根據這個意見而提出指派一公正調解員的提案。我們贊成這個提案，並表示希望各方將利用秘書長的協助對這方面作必要的安排。當然，這位調解員在聯合國的主持下採取行動將以聯合國憲章的目標與原則為依歸及指導方針。在促請關係各方在秘書長協助下作這些安排的時候，似乎亦宜請秘書長將其他發展情形隨時通知安全理事會。

四六．本人要利用這個機會代表挪威代表團向秘書長表示敬意，因為他曾就到目前為止所作努力向我們提供情報。我們曾以信心與期望注視秘書長與各方舉行的磋商。我們認為要以這一切及聯帶的努力使安全理事會能提供有價值的協助來克服賽普勒斯人民此

刻遭遇的不幸情勢，並非一項做不到的事。我們的這種信心同時也有經關係各方發動而由我國代表團與它們所舉行的商談為根據。

四七．Mr. HAJEK (捷克斯拉夫)：到目前為止關於賽普勒斯問題的討論產生了兩項不同的意見。一方面有人表示我們的任務為保證與加強賽普勒斯共和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這些曾受到外來干涉與侵略的嚴重威脅。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有人企圖議定某種措施，透過聯合國使某一國家集團能干涉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內政。這些意見是恰好相反的，並且本人覺得很抱歉不能不說，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折衷立場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四八．經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提出迫切請求，安全理事會此刻正在審議賽普勒斯問題。賽普勒斯共和國外交部長在其二月十八日演說中曾徵引某一國家當局所作許多陳述，說明它們有意干涉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內政並使它分裂。關於這一點，他提到某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例如在賽普勒斯共和國附近的軍事與海軍活動，在同一次會議中希臘代表在其極溫和的陳述中曾把這種活動稱為對“談判每一個階段中曾發生重大影響”的一項因素〔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二四〇段〕。這些事實——一個強大與武裝齊全的國家的軍隊在一個弱小無武裝的國家鄰近出現並作演習，同時表示有干涉之意——不僅對於國際談判將發生不良影響，正如希臘代表所指出者，而且因此對於賽普勒斯的內部發展亦有不良影響。這些事實無疑旨在故意影響少數民族領導人的活動，這個鄰國依靠其軍事力量時常並毫不猶豫地為這些領導方面採取行動，我們甚至在安全理事會也曾看到同樣的情形。

四九．土耳其代表在其二月十八日陳述中說大家對賽普勒斯問題應“以誠意作公開討論，應將所有的牌攤在桌上”〔同上，第二二四段〕。讓我們不論在何地何時提到賽普勒斯兩個種族社區間關係時——那就是說超出百分之八十的希裔多數民族及少於百分之二十的土裔少數民族間的關係時——特別要適用這個原則。據我們所知，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絕無不願保證少數社區的份子各方面均能享受真正與充分平等地位之意。然而我們了解該政府不能接受一項情勢，即一個不斷享受特權的少數民族強迫多數居民接受它的意旨，並利用其否決權利，使賽普勒斯政府的普通與日常活動與行政無法推動，以遂其經常維持一個外國進行干涉的藉口及限制賽普勒斯主權的目標。

五〇．有人說此項情勢是蘇里克及倫敦協定所造成的。關於這一點，本人是否可以一提憲章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二條，特別是第一、第三、第四及第七項的規定。聯合國是根據全體會員國主權平等的原則而建立的，其會員國根據上列各項規定應擔負下列各項義務：以和平方法解決其一切國際爭端，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及不干涉別國內政。本人認為這些義務使任何其他由違反憲章的來源所生的義務及權利一概變為無效。爲了這個原因，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不能根據像蘇里克及倫敦協定的那種協定——其是否有效尚屬疑問——而自稱有干涉賽普勒斯共和國內政的權利。事實上，任何協定不能使在憲章下不合法的任何事變成合法。在我國代表團看來，我們聽到聯合國某數會員國在安全理事會辯論時提出若干典型的不平等條約的條款，其精神與規定都墨守過去戰艦外交時代的作風，這確是一種矛盾現象。

五一．雖然賽普勒斯代表在蘇聯代表支持下且與希臘代表所採取的立場相符，曾強調依照憲章基本原則賽普勒斯擁有主權作爲一項基本意見，然而我們在這裏又聽到若干其他代表團提出一項完全不同的主張，認爲對顯然在賽普勒斯共和國主權管轄的事件可進行不論任何形式的干涉。它們所提關於這一類的種種論據可以概述如下：造成禍事的根源乃賽普勒斯兩個社區間的關係，這個關係日趨敗壞，以致對賽普勒斯及整個地中海東部造成危機；因此，照這些論據所說，必須對賽普勒斯進行干涉。關係各國當初曾設法採取直接行動，並完全不許聯合國參加；事實上，它們曾以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來催促並強迫賽普勒斯政府接受這種干涉。它們沒有成功，因爲賽普勒斯政府堅持憲章原則，因此賽普勒斯問題就提出於安全理事會。

五二．至此，設法干涉賽普勒斯的各國又想盡種種方法把它們的干涉計劃請聯合國核准——請它們以前設法規避並不准參加的同一聯合國加以核准。關於商談經過的話，曾屢次提及某種“聯合國雨傘”用以保護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會員國中若干國家所進行的干涉。本人想這個標誌可以包括上述一切努力與企圖的各方面含義——就是說靠聯合國的權力在世界公共輿論前掩飾一項活動，而此項活動與憲章所載各項宗旨與原則不符，並且不論它們爲這個想像的雨傘加上任何種裝飾，此項活動畢竟祇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軍隊對賽普勒斯進行的干涉。

五三．要暴露這些論據的弱點並非難事。賽普勒斯共和國外交部長在其最近陳述中曾提到賽普勒斯希裔多數民族與土裔少數民族間關係的目前不幸階段並非真正從它們過去關係中產生出來的。他說：

“……過去若干年來賽普勒斯全體人民，不論其爲希臘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或敘利亞人，曾和平相處，從未發生事件，並且事實上，賽普勒斯希臘人與土耳其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站在盟國的一方”〔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九十八段〕。

關於這一點本人是否可以徵引另外一位賽普勒斯名流，希臘協會會長 Dr. C. Spyridakis 所說的話：

“如果自從一五七〇年以來在更不利的條件下尚能和平共存，本人看不出在一個獨立國家內有什麼理由不能繼續下去。任何希臘人均不會拒絕承認並保護任何少數民族——不論大小——的自由與利益。”

這些話載於今日賽普勒斯一九六四年一、二月號內。

五四．祇因有外國干涉及外來的煽動，纔使這兩個社區出了亂事，以致發生我們無不痛心的武裝衝突。祇因國外有人不斷高呼分治與吞併的口號，以致土耳其少數民族不肯與希臘多數民族和諧共處。而且就是因有賽普勒斯被迫接受的蘇里克與倫敦不平等協定的各項規定，以致這兩個社區時常感覺有外國干涉的可能，因而孕育和加深了它們間的緊張局勢。

五五．這些協定並非爲顧及賽普勒斯人民及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利益而訂立的。在本人剛纔已經徵引的希臘代表二月十八日陳述中他曾說——本人認爲這話非常委婉——在賽普勒斯人被迫接受蘇里克及倫敦協定時，“他們被要求爲促進和平目標而作犧牲”，他又接着說“就犧牲來說，實在很少榜樣比賽普勒斯希裔人的這種犧牲更超過了”〔同上，第二四九段至第二五〇段〕。我們知道強迫賽普勒斯接受倫敦及蘇里克協定的真正理由與目標乃是維持與保存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在地中海東部的壓力與地位，在訂立這些協定時西方國家曾公開承認這一點，關於最近情勢的談論中亦曾數度提及。在這方面，和平的目標與上述軍事同盟的利益可能協調與配合的程度如何，最好是由賽普勒斯人民本身與各阿拉伯國家來評估，這些阿拉伯國家得到了最近的一次經驗後，確切知道賽普勒斯爲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一個軍事基地的重要性。

五六. 讓我們一提希臘代表所想到的一個歷史上的類似例子。讓我們不談上述軍事同盟的目標是否可解釋為與世界和平目標相同的問題。關於在拯救世界和平的名義下提出的一個小國家必須在主權與安全方面讓步以利一個軍事同盟的利益與目標的論據使捷克斯拉夫代表團想起了很不愉快的回憶。這是二十五年前在捷克斯拉夫發生的事。當時有一外來侵略者利用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領導人來製造爭端與衝突，並促使國家分裂，藉以提供所謂的證據，不但使這一個少數民族無法與多數民族共存，並使捷克斯拉夫的存在也發生了問題。不幸這種險惡陰謀為西方國家某數集團欣然接受，它們主要受反共思想的驅使並希望建立歐洲的獨裁，亟求與希特勒建立同盟。為便利西方國家與希特勒德意志達成協定起見，它們不斷要求並壓迫捷克斯拉夫作更多的讓步，以致有損其主權與安全。例如，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種要求之一即為修改捷克斯拉夫憲法，事實上使受外國支配的一個少數民族領導人能阻止政府所作任何政治決定，並開啓了鄰國於適當時進行干涉之門。我國民衆記得很清楚一九六八年夏秋間的沉悶空氣，他們始終不能不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賽普勒斯在過去數星期內亦有同樣氣氛存在，在這幾個星期內曾有西方所派的許多特派團與許多自稱“調解專員”的人到那裏去，他們對賽普勒斯政府所擔任的任務顯然與當年聲名狼藉的 Lord Runciman 特派團在捷克斯拉夫所擔任的任務一樣。鑒於這個類似的例子，本人也許應當向各位一提當時強迫干涉捷克斯拉夫的人同時曾使國際聯合會癱瘓無力，以致它不聽取蘇聯所作呼籲，並不作任何行動來保護其創始會員國免受攻擊。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九三八年干涉捷克斯拉夫內政政策所得結果。在維持和平的名義下，捷克斯拉夫被迫接受慕尼黑命令及國家的分治，六個月以後接着就是普拉格被佔領。再過了六個月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替慕尼黑政策贖罪，竟不得不犧牲幾百萬生命。聯合國是在前線與法西斯主義作戰的國家所創立的，它當然是反對慕尼黑政策的，聯合國把戰後國際社區建立在一個基礎上，使每一個國家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都非被尊重不可，而且對任何小國家均不容再發生任何慕尼黑事件。我們不容許任何人利用聯合國或其任何機關的“雨傘”來掩飾這種干涉事件。

五七. 也許那些第一先關心為其同盟在世界各個區域包括地中海東部在內保證軍事優勢的各個政府認

為賽普勒斯政府對於保持其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努力是次要的事情，雖則這個國家是經過了許多次鬭爭並忍受了這樣大的犧牲纔得到解放的。然而我們對於這一切是十分了解的，而且這並非僅由於方纔本人所引而為我們十分重視的那個歷史上的類似事件。我們的了解是基於憲章的基本原則。我們深信根據這些原則而建立的安全理事會必須從保障賽普勒斯——一個聯合國會員國——的安全、獨立與主權及領土完整的立場上來徹底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所有其他一切利益必須受這個主要目標的支配。這個原則亦適用於違反了憲章的明文與意旨而強迫賽普勒斯接受的不平等條約所生權利與義務。這個原則亦適用於賽普勒斯某數鄰國所屬的軍事同盟的利益與目標。然而賽普勒斯並不屬於這個同盟，因為它選擇了不結盟政策，它在那個強大的亞非國家集團內業已對各國和平共存的目標在聯合國內盡了真實的貢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五八. 我們深信根據這個主要考慮而達成的解決辦法是能夠解決目前情況的唯一辦法。有人曾在這裏強調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避免賽普勒斯再發生流血事件。但是我們必須說流血與不幸衝突的環境之所以會存在，是由於有外國侵略、入侵、干涉、佔領與瓜分賽普勒斯的不斷威脅所促成的，這種威脅是製造神經過敏、高度刺激、互相猜忌與緊張局勢的因素。祇有在一種完全沒有外來襲擊與壓力之危險的空氣中——把各種入侵、佔領或瓜分的可能一律摒棄的空氣中，纔能重新使賽普勒斯希裔多數民族與土裔少數民族的關係具有促成互信與和睦的因素，使它們能在彼此互尊權利的條件下獲得共存。

五九. 然而這是賽普勒斯政府的責任，我們確信該政府有必要的能力與誠意足以履行這一方面的任務。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的任務是對該政府提供保證並加以保護，使它不受那些正在竭力使其任何活動及正常工作難以進行，甚至不可能進行的勢力的壓迫。

六〇. 因此，照我國代表團的意見，安全理事會應重申賽普勒斯的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並促請一切國家避免對賽普勒斯作任何威脅或使用武力。它亦應籲請一切關係政府達成基於憲章原則的和平解決辦法。

六一. Mr. USHER (象牙海岸): 經聯合王國常任代表[S/5543]³ 及賽普勒斯常任代表[S/5545]³ 的

³ 同上。

請求，賽普勒斯問題又經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自從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備悉各方願避免再採取軍事行動及為該事端達成和平解決辦法的保證以後，本來就已把該項目保留在其議程上。

六二．賽普勒斯發生的問題與我們所熟稔的剛果問題不無相似之處，當時在紛亂中所作決定使一個以騷擾及叛變為其特徵的情勢在國內與國際間更形複雜，這件事否則也許不致如此不幸與悲慘。

六三．這個經驗已經很足够了：聯合國不應在賽普勒斯的爭論中鼓勵此種經驗的再度發生。此項爭端最近曾為許多報紙報導的對象，我們應以適當的現實主義來處理這個問題。

六四．賽普勒斯共和國目前危機產生於希臘與土耳其社區間的彼此恐懼，這種恐懼在許多方面是潛在的。其中涉及一個口號“賽希聯合”，在土裔賽人看起來，這個口號象徵賽普勒斯與希臘合併消滅他們的社區；同樣，“賽土聯合”的口號則表示土裔賽人與土耳其漸接近的趨勢，對於該島的希裔份子亦引起同樣的恐懼。

六五．我們一想這個問題，便看到憲法規定賽普勒斯共和國總統及副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否決權——關於這一點各方已發表了許多文章與言論——就是由於一種不斷的關注，唯恐賽普勒斯可能與希臘結合或構成多數民族所希望的聯邦。

六六．我們在該憲法的其他各處亦可以看到有這種關注，如憲法不准賽普勒斯與任何國家作政治、經濟或其他種類的結合等。

六七．從這點關係上看，憲法撰稿人的意旨是值得讚許的，因為他們要給少數民族以保證，而這個少數民族即使將來與希裔賽人達成諒解以後，在一個希臘及賽普勒斯合併的單一國家內，亦會感覺受壓迫的。但是照我國代表團的看法，各國歷史上凡有否決權存在時，都已證明了無非是一個禍源，引起複雜情勢、內政困難與國家癱瘓，而且往往造成強暴行為與政權的崩潰。

六八．如果當初把賽普勒斯領土任何部分或全部不可讓與的原則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載入憲法，那末此項危機也許是可以避免的，這是多數憲法的比較研究所示的一點，這樣就可以從賽普勒斯問題中消滅一項基本因素——心理因素——並且無疑可以消除

在蘇里克與倫敦協定列入某數條款的需要，這些條款是此刻在尼古西亞及其他城市發生悲劇的近因。

六九．這些條約或協定的特徵為何？

七〇．第一，干涉權在事實上僅等於口頭威脅，我們當然得承認這種威脅不論其來自何處都將使具有爆發性的緊張局勢更趨惡化。我國代表團認為有理由用“僅為口頭威脅”一語，因為那些主張有干涉之權的人也知道如果他們行使此項權利，決不能改善情勢，因為這樣不僅將引起游擊戰方式的內部抵抗，並將在目前的戰略與政治情況下引起國外反響，接着將產生對該島與全世界未可估量的後果。因此，干涉權的使用充其量也祇是一項不切實際與不足為訓的。

七一．這些條約及協定的另一項特點是各簽署國有保護賽普勒斯獨立、完整與安全的保證義務。這三個國家——聯合王國、希臘與土耳其——顯然有力量履行該項義務的。特別是聯合王國以其經濟與政治潛在力量及全球的聲譽，決不致不履行它在最近震動其他各洲的危機中在別處已經有效履行過的一個任務。但是在賽普勒斯的情形中由於問題性質不同，聯合王國認為在道義上它不能負擔維持秩序的全責，而不得不向聯合國並於最後向全世界其他國家呼籲。這便證明了在目前的情況下保證義務的辦法亦是行不通的。

七二．同樣，事態的演變證明了附件的某幾部分之難於實施。因此，這些條約的當事國及聯合國本身除承認賽普勒斯政府的權力以外別無其他選擇，儘管該政府沒有土耳其分子參加。這一切使本人斷定引起目前緊張局勢的原因可在這些條約及其附件的某幾項特徵中找到。

七三．任何事都不是永恆的，照我國代表團的意見國際條約亦非例外。今日各國儘管簽訂條約及撰擬憲法，但是他們並非固定或一成不變的。相反的，它們之所以能具有價值，就是因為其特徵在於它們是動的；它們具有一種力量使它們能適應環境。我們欣悉土耳其代表承認這一點，因為他曾說：“本人從來沒有說一切條約都是永遠不變的”〔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二二二段〕。

七四．雖然我們接受條約可能有演變的原則，但是我們亦必須承認若單方取消一個條約，勢必引起衝突與戰爭。

七五．因此，遇認為有修正的必要時，就宜利用這些條約中所規定的修正條款，或如果沒有這種條款，

就應採用簽訂這些條約時所採用的方法——即由當事國舉行商談，使這些條約能適應新的環境。這是一個合理的途徑，我們希望遇新的環境使各國不得不更改條約義務的時候這個正常的程序將為受條約義務限制的國家所接受。

七六．這個論據雖適用於國際條約，但是在事關憲法的情形時，就不容易被接受了。一個憲法第一和最重要的一個內政問題。照我們的看法，它不應也不能為對外討價還價的對象。這是弟兄間的家事；我國代表團認為如果希裔賽人與土裔賽人能順利推進工作的話，他們一定能同意重建他們的民族聯合政府、行政機關和他們的國家。

七七．因此，為達成顧及該問題中這個政治方面考慮的任何初步解決辦法起見，我們僅擬提議設置可為雙方接受的調解專員一人，他將負有雙重任務，一方面協助賽普勒斯社區商談憲法改革，一方面幫助雙方尋求使這些條約配合新環境的適當方法。

七八．這種進行接觸與商談顯然牽涉到長期行動，不適用於立即達成積極效果以及拯救生命的需要——雖然情勢日趨敗壞，這還是做得到的。此刻有許多喪失生命、兒童被殺、婦女受戮。這種最慘無人道的屠殺已成為羣衆瘋狂病症的淵源。

七九．安全理事會必須立刻制止這種屠殺。我們堅決支持秘書長向雙方所提保持寧靜的呼籲，一方面我們在這裏將繼續設法尋找解決此項情勢的方法。

八〇．目前在該島擔任維持和平責任的聯合國認為應迅速設置維持秩序的一個國際軍隊。根據報章報導，賽普勒斯政府希望能有一個聯合國軍；它甚至於說明這個軍隊應有七千人。我們是否可以把這當作它邀請聯合國出面干涉的表示？我國政府認為這是可以的。

八一．因此，我們認為我們應當答應該項申請，而將設置軍隊放在秘書長的有效控制之下，我們對於他是有十分信心的。我們感謝秘書長自此項危機發生以來所作的各種努力；我國政府堅信儘管有各種障礙，他應堅持到底，而且為達成這個目標起見，我們應授權他與雙方討論關於該軍隊及其籌款辦法的一切問題。當然，我們應給秘書長關於駐賽普勒斯軍隊任務規定及其任期時限的指示。

八二．該項指示應根據聯合國憲章，並應從我們以會員國資格有保證賽普勒斯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義務

中產生出來。聯合國一會員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重要性決不在任何考慮之下。聯合國曾對剛果進行干涉以便阻止分立運動；它決不能到賽普勒斯去核准該島的分治，有一位英國官員把分治稱為“一個不能再壞的解決辦法”。

八三．再者，賽普勒斯前為一土耳其殖民地，嗣後經過一次割讓行為而變成了一個英國殖民地；這些條約與其附件是在一次解放戰爭中訂立的；因此它們帶有某種程度的主觀色彩，這乃是人情之常。

八四．然而主席先生，我們有責任將非洲報紙所表示的意見告訴閣下，這些報紙認為賽普勒斯穿着“尼塞斯的襯衫”，這是“新非洲”第八六二號所說的話。

八五．因此，我們有理由斷定說大家多少都同意蘇里克及倫敦協定及其附件對目前賽普勒斯的困難應該負責，而這些條約中某幾個條款使賽普勒斯的行政與政治生活更形複雜，並可能隨時重新促成較目前更不幸的情勢。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無法解釋或取消國際條約。

八六．然而，而且特別在目前的情形下，我們有義務向雙方建議應以修正及商談辦法使所指的那些條款適應新的情況，必要時我們亦透過一位調解專員對它們給予協助。

八七．我們的第一個責任顯然是撲滅該島的烽火並制止屠殺，而為達成此項目標起見，我們必須考慮組織一個國際軍。但是該軍隊祇有在獲得爭端當事各方的保證之後，纔能進行有效任務。因此，我們必須授權秘書長與各方及願參加的國家商談該軍隊的成份與形式及其籌款方法。

八八．然而我們在作成這些決定時，也應依照憲章重申賽普勒斯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並根據人權原則重申有保護與保證少數民族權利的必要。

八九．這些便是我們認為不得不向理事會提出的意見。任何顧及這些意見的決議案將獲得我國代表團的支持。

九〇．Mr. MENEMENCI OGLU (土耳其)：本人在向理事會首次陳述時曾說過下列一段話，如蒙各位代表允許，本人將再說一遍：

“土耳其到安全理事會來，對於這個崇高機關的各位代表的智慧、公平態度及負責精神深具信心，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最高機關”。〔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二一八段。〕

此外本人又曾說：

“……我們希望理事會任何理事都不會引入與本題無關的事項，或使這個極不幸情勢變成一個冷戰問題，致使賽普勒斯問題無法解決，並更易煽起火燄。”〔同上，第二二〇段。〕

九一．然而今日有一位發言人捷克斯拉夫代表卻特別犯了這個錯誤，採取了本人希望為理事會不取的途徑，我們深感遺憾。本人將簡略答覆他所提出的若干點，但是本人將不提及他的陳述中關於與本題不相干及有關冷戰的部分。

九二．捷克斯拉夫代表曾侈談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及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權利等；他說多數民族有許多權利，少數民族有某些權利，幾乎沒有權利等等。我們大家知道賽普勒斯的情勢不祇是一個簡單的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問題。根據憲法規定，賽普勒斯是一個有兩個社區的國家。這個問題已經在聯合國中討論多年，不曾找到任何解決辦法。成立一個有兩個社區國家的決定乃是全體關係方面所得的折衷辦法。

九三．捷克斯拉夫代表對於這個情形應當有一點了解。這個情形與他國內的斯洛伐克人與捷克人間的關係大抵相似，他們有同一比例，並且均為捷克斯拉夫國家的構成分子。

九四．我們又屢次聽到他強調“主權”一辭，並說必須加強主權。主權無疑是一項極重要的原則；這是一項崇高的理想，到處都應加強。我們在聯合國內都是主權國家，但是我們都有國際義務，我們並不認為這種義務是主權的削弱。我們都訂有條約，我們根據這些條約接受某種原則；例如，我們訂有條約特別准許船隻出入我國的海峽。別處也有少數民族的權利為條約所保護的實例。譬如我們大家都已加入的防止殘害種族罪公約。國際生活中有許多義務並不削弱主權。此外尚有許多對國際道義與禮貌的義務，我們都知道這種義務也並不削弱主權。

九五．我們又聽到他說賽普勒斯憲法及條約削弱賽普勒斯在聯合國內的主權。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本人面前有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賽普勒斯被准加入聯合國時的紀錄〔第八九二次會議〕。當時每一點均經詳予解釋。土耳其、希臘及聯合王國代表均曾參加典禮。每一個人都慶賀簽署國的這次多邊辦法；本人確信捷克斯拉夫代表及其他代表都知道這個辦法。當時

並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相反的，大家均表示欣喜。每一個人人都覺得高興，認為我們最後議定的折衷辦法可為這個美麗小島的前途展開了新的希望。

九六．捷克斯拉夫代表又大談主權平等的意見。他說我們在聯合國內應有主權平等，因此，憲法的特徵妨害了該項原則。當然，主權平等是我們憲章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這並非表示所有的憲法均應相同。本人同意挪威代表的意見，就是說這不是討論憲法與條約的地方；本人不擬做這些事，但是本人想說一句話：由於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情形，所以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憲法。

九七．我們面前有三個王國，許多共和國，其中有許多中央共和國，並有三個聯邦。本人要提到美國與巴西。本人要勸捷克斯拉夫代表慎密研究蘇聯憲法，該憲法規定了吉爾吉斯人、烏克蘭人及一切其他人的權利，因為它是根據聯邦的考慮而訂立的。這並不表示主權平等就需要我們大家在憲法組織上要彼此一律。這樣的一項論據是不可接受的。

九八．捷克斯拉夫代表在其陳述結束時曾徵引尼古西亞某人——不幸本人沒有記下他的姓名——所說關於希裔賽人對於任何少數民族不會不予保護的話，本人可以順便指出，捷克代表對於賽普勒斯發生的一切不幸事件不曾說一句惋惜的話。他在我們辯論中何以竟提出這樣的一個陳述？正如世人所知，我們在這裏是要找到一個制止流血的方法。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陳述呢？本人不知道這位代表與世界報界有接觸沒有，他知道不知道世界上的一切報紙、無線電及電視關於該島所發生事件的報導。本人認為如果他對於該處所發生的事件表示惋惜，並提出一個積極性的陳述——旨在使紛亂狀況漸趨寧靜並幫助制止流血，而當然不應該鼓勵這種情形繼續下去——那就要適當得多了。

九九．Mr. FEDOREN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在行使答辯權時要就聯合王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中所作陳述提出幾項意見。

一〇〇．在本人的陳述中，本人曾提及賽普勒斯總統馬卡里奧大主教對於外國軍隊——主要是英國軍隊——事實上是賽普勒斯政府本身邀請到該島去之說有什麼反應。然而聯合王國代表在這裏發言時，好像從來沒有聽見過本人在上次陳述中所引的馬卡里奧總統的話。

一〇一．為校正聯合王國代表的聽聞起見，讓本人再引馬卡里奧總統與世界報記者談話中有關的一段，這篇談話載於該報本年一月十日版中：

“閣下真相信我們會邀請外國軍隊嗎？事實上，這是三個國家叫我們接受的一項既成事實。

“它們的領袖作成了決定，並叫我們請它們出面干涉。我們並無選擇。”

一〇二．因此，新的軍隊前赴賽普勒斯之事——這是強迫這個小國家接受的——在本質上是另外一次公然侵犯賽普勒斯主權的行為，正如我們所說。

一〇三．聯合王國常任代表又曾在這裏設法造成一個印象，就是英國軍隊駐賽普勒斯的唯一目標是為該島“維持和平”。本人要請聯合王國代表注意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賽普勒斯報紙 Philelefttheros 關於這個問題的一篇社論——發表的一天正好是聯合王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向我們說英國軍隊前赴賽普勒斯是完全為和平目標的那一天。

一〇四．在這篇標題為“佔領”的社論內，這份報紙說英國軍隊到賽普勒斯去並非為維持和平，而是去“恢復殖民政權，這是對賽普勒斯國家最嚴重的威脅”。

一〇五．這份報紙接着說：

“我們過去堅決反抗的外國武裝干涉此刻已成爲一個悲哀的現實。賽普勒斯目前正面對着新的英國佔領的既成事實……”

“駐賽普勒斯的英國軍隊的行徑好像他們是在一個佔領國內。”

一〇六．這便是賽普勒斯共和國報紙之一對於駐賽普勒斯英軍真實任務的估量。正如我們所說，這並非我們所虛造的事實，亦非我們過甚其辭，而是一項簡單的敘述。

一〇七．聯合王國代表在答覆蘇聯代表團的陳述時又對於聯合王國關於賽普勒斯情勢未來意向的問題保持緘默，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一〇八．換一句話說，我們仍未聽到它對於賽普勒斯決不採用武力的保證。關於這樣重要的一個問題它保持此種不祥的緘默，不是一項偶然的事，尤其是如果我們記得在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中就載有一項坦白藉口，要使用所謂保證條約第四條以軍隊直接干涉賽普勒斯的內政，這一點我們業已指出。

一〇九．英國報紙，例如觀察人週刊二月十六日的一期內曾公開說聯合王國本身根據保證條約即可決定進行單方干涉。照觀察人所說，駐賽普勒斯英軍司令在那種情形下不受任何限制，如獲得賽普勒斯政府的同意等。換一句話說，這裏的問題就是聯合王國違反了賽普勒斯政府的意旨公開準備干涉賽普勒斯。

一一〇．在這種情形下，顯然上述聯合王國常任代表來函曾明白諷示英國有直接干涉賽普勒斯之可能，雖然這種可能業經英國報紙公開討論，而聯合王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對這個問題仍保持緘默，這是顯然具有某種意義的。當然，聯合王國代表如何採取行動，應由他自己去決定——這是他的權利。有一位負盛名的英國政治家最近在愛丁堡舉行的國際會計人員大會中曾說一個會計員若隱藏什麼事，就是犯了罪，而一個政客若這樣做，就是一種藝術。

一一一．當然，我的聯合王國同事很可能是熟習這些話的。二月十九日聯合王國代表曾在安全理事會中說過：

“至於蘇聯代表所說本人不曾提及聯合國憲章一節，本人認爲本人可以依賴昨日會議的速記紀錄，顯然他還沒有時間來仔細閱讀該紀錄。”〔第一〇九六次會議，第六十三段。〕

一一二．我們也要表示希望聯合王國代表以一位外交官的自然慎密態度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以後的數日內曾有機會誦讀我們二月十九日陳述的速記紀錄。既然本人希望他曾這樣做，本人首先要向 Sir Patrick Dean 指出蘇聯代表團所關心的並不是數字問題——在他的陳述中他曾提到憲章一次或若干次，如果曾提及憲章，到底提過多少次等等。

一一三．本人甚至可以向我的聯合王國同事保證，大體說來，他提及憲章的能力是沒有人提出任何疑問的。然而我們的聯合王國同事所想到的蘇聯代表團陳述中的那一部分含有一項完全不同的意義，因此本人要重新誦讀一遍：

“在這種情形下，聯合王國代表昨日在安全理事會所作冗長陳述中不曾提及聯合王國對於賽普勒斯區域緊張情勢的立場將以聯合國憲章的各項規定爲依歸，豈可認爲是偶然的事？”〔同上，第三十六段。〕

一一四．我們並非以一種算賬的精神提出這個問題，這是顯然的事。雖然 Sir Patrick 對於我們的陳

述曾有爽快的反響，但是安全理事會不幸至今還沒有聽到他對我們的問題提出任何答覆。

一一五．雖然如此，為求事實正確起見，關於聯合王國代表曾否提及憲章的問題，我們應當一提他事實上曾提到一次：但是這是那一種的提及，和怎樣提及的呢？

一一六．聯合王國代表在其陳述中曾提到憲章一次，並且祇有一次。這次唯一提及憲章的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在他的陳述中關於所謂二月十二日提案“完全與聯合國憲章相符”的一段中〔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六十二段〕，而這個提案是他們騙賽普勒斯接受的，其中確認賽普勒斯所拒絕的幾個不平等條約。聯合王國代表的陳述中就在這個奇怪的場合中——這是最溫和的說法——曾提到聯合國憲章一次。

一一七．最後，讓本人說明在對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行使答辯權時，我們的主要關注就是這個問題本身，我們要闡明各方對這個問題採取的立場。本人相信如果聯合王國代表只不過是忘記了在他的陳述中聲明聯合王國對賽普勒斯將不使用武力，並準備在賽普勒斯的情勢中嚴格遵守為聯合國一會員國的義務，安全理事會也決不會有反感的。聯合王國代表無論何時發表這樣的一項重要聲明都決不會嫌時間太晚，這當然是說如果此項聲明與聯合王國的真實政策相符的話。

一一八．這樣無疑可幫助滿足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正当要求，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崇高理想並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

一一九．本人將不堅持將本人的陳述傳譯為歐洲語文——英、法文——因為本人曾設法盡量清楚慢慢地發言，本人希望大家都十分明白本人所說的話。

一二〇．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本人希望這篇洋洋大論能夠譯成兩種歐洲語文。

一二一．主席：鑒於理事會理事之一聯合王國代表提出請求，此項陳述將譯成兩種語文。

一二二．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既然本人的陳述顯然引起了聯合王國代表極大的興趣，並且他很欣賞這篇陳述，本人當然不反對再聽一遍英法語譯文，雖然此刻為時已晚，我們應當處理別的事務。

一二三．Mr. HAJEK (捷克斯拉夫)：本人在這次會議中不得不再佔用時間，必須向理事會主席及其

他各位理事道歉。然而土耳其代表關於本人的陳述曾說過一些話，使本人不得不設法糾正他的話可能造成的某種印象。

一二四．第一，本人要概述本人所作陳述，就是說我國代表團像此間一切其他代表團一樣是在解釋它對目前情形採取的立場；它是在分析引起目前情況的原因，並說明使它這個問題實體所以有此種了解的因素；它是在對安全理事會設法尋求適當解決辦法所應採取的方向提出它的意見。本人認為理事會任何理事均有權這樣說。當然，一個人在這樣說的時候可能使有些人高興，然而卻使別人引起反感。本人覺得很抱歉本人使土耳其代表發生這樣大的反感，以致在對本人陳述表示他的態度時，他一方面太客氣了，硬說本人曾說一些本人所不曾說過的話，而另一方面他又爭辯說本人不曾說過事實上本人曾經說過的話，以對消那種過分客氣的態度。

一二五．本人要說下面幾句話來說明這一點。一方面，土耳其代表說捷克斯拉夫代表在談到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時曾說多數民族有較多的權利，而少數民族有較少的權利，或全無權利；這是本人所注意到土耳其代表關於這一點所用的措辭。

一二六．本人可否提醒土耳其代表本人至少在兩處關於這些權利所說的話；本人將指出這兩處。本人在陳述中有一處說：“……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絕無不願保證少數民族社區分子在各方面均能享受真正與充分平等的意思”。這便是關於較多與較少權利或全無權利一節所說的話。在另外一處本人曾說一旦產生了安定的空氣之後，就可以“……重新使賽普勒斯希臘多數民族與土耳其少數民族的關係具有互信與和睦的因素，這種因素將使它們能在彼此互尊權利的條件下獲得共存”。關於據說本人對多數民族應有較多權利及少數民族應有較少權利或全無權利曾經說過什麼話，本人的答覆到此為止。

一二七．第二，本人認為土耳其代表也許對本人太客氣了，硬說本人說過本人從未說過的話。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爭辯說本人沒有說過事實上本人曾經說過的話，以對消那種過分的客氣態度。土耳其代表說捷克斯拉夫代表不曾說一句表示遺憾的話，他對於賽普勒斯的不幸情勢沒有表示一點遺憾的意思。本人可否再提醒他，本人的聲明中曾提到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不幸關係，而且本人在談到我們的首要任務為在賽普勒斯阻止再發生流血的時候，曾說本人必須說明

所以會發生這些不幸事件，是外國侵略不斷威脅的空氣所造成的結果等等，從本人發言的內容，大家都知道本人是同意應該阻止再發生流血情事的。這是本人所說的話。本人想凡聽到本人發言的人均相信我國代表團以及本會議室內全體代表對於賽普勒斯境內兩個種族團體間關係所發生的事，無一不是表示遺憾的。事實上，本人必須再度向各位保證我們深感遺憾，並且照我們的分析，我們所追究的乃是造成這種不幸及可憾情事的原因。我們以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及聯合國會員國資格要做的事是尋求補救辦法為這個可憾的情勢打開一條出路。因此本人希望土耳其代表將費一點心思明天讀一下本人發言的速記紀錄，他就會了解他事實上是正在爭辯一些並不在本人聲明內的話。

一二八．至於有關本人研究憲法及其特徵的一套話，當然本人將繼續研究——本人這樣做並不需要他的勸導。但是本人必須糾正一點，即他要使本人相信賽普勒斯憲法與賽普勒斯的憲政地位與捷克斯拉夫的憲法地位頗有相似之處。捷克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兩個兄弟民族——捷克與斯洛伐克——所構成；這是一個事實。從他所說的話看來，本人假定他也許不會有機會閱讀捷克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當然本人極願送他一份憲法，使他能稍作研究而了解他所犯的錯誤。在捷克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大家充分尊重兩個民族個體的存在。當然，憲法沒有關於否決外交政策的規定，亦沒有保證條約，使任何外國可以解釋為進行干涉的根據。再者，本人要說這兩國的歷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密集的領土內；並沒有向各民族散佈的情形。關於彼此比較一節，本人要說本人在誦讀了捷克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與那一套條約以後——各位可以相信本人確曾誦讀這些文件，因為本人有這些文件在此——本人覺得這些文件是無從比較的。

一二九．關於對憲法作進一步研究與聯邦問題，本人不擬討論這些問題。但是本人覺得必須在這裏就三項因素作一答覆，藉以首先糾正本人的演說在土耳其代表心目所促成的某種錯誤觀念，第二使本人聲明中的話不致使人誤會。

一三〇．本人要再為佔用理事會的時間而表示歉意。本人是否可以放棄將本人的陳述譯成法文的權利，祇要不構成先例，因為本人想土耳其代表已十分了解本人的意思了。

一三一．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顯然蘇聯代表喜歡說最後一句話，儘管他可能需要一點時間纔能說出這一句話來。他在上次發言時，如果本人沒有誤會他的意見，他曾提出兩點：第一，本人對於我國關於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未來意向不曾提出任何保證，第二，他再度暗示我們的行為不以聯合國憲章原則為依歸。

一三二．關於第一點，本人除誦讀本人在二月十八日陳述中各段以示我國立場外，不欲再提出其他意見。本人曾說下面各點：

“我國政府充分了解請求召開這次會議這個步驟的嚴重性，但是最近發生的事件，特別是近數日發生的事件，使我們不得不如此別無他策。然而本人要請大家絕對了解下列各點。

“第一，聯合王國關於賽普勒斯情勢採取的行動自始至終是在擔保條約範圍之內的。

“第二，英國軍隊駐留賽普勒斯領土是經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邀請的。

“第三，我國政府所作努力自開始時起即集中於一個目標——即使此項情勢平靜並恢復和平。

“第四，我國政府不願繼續單獨擔負此項維持和平的工作，若非必要即一天也不願擔任。為了這個理由它曾數度提議由其他國家部隊來加強該維持和平的軍隊。

“第五，我們一切階段中均曾說明我們的意向是與賽普勒斯正式成立的當局協議採取行動，而從沒有任何提案未曾協議即付實施的問題。

“第六，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未能接受各方向它提出的任何提案以及該島最近情勢的迅速惡化使安全理事會必須洞悉此項情勢並採取適當措施。”〔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七十九段至第八十六段。〕

這是本人在二月十八日說的話。這在當時是正確的，此刻亦是正確的，明日亦會是正確的。

一三三．關於蘇聯代表提出的第二點，本人僅須指出經我國政府請求而召開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這一系列的會議就是為了審議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危險情勢及採取適當步驟以圖解決。本人不懂得除此以外我們如何能採取更符合憲章的行動。

一三四．本人還有一項意見。我們在座的人到這裏來處理一項最嚴重的情勢，這是一項事實。在目前

與過去兩個月內，我國政府與人民曾盡其全力設法避免發生大禍。它們這樣做是完全爲了促進和平。理事會中幾乎每一位理事到目前爲止均了解這一點，並曾以溫和及積極態度發言。本人希望理事會全體——本人要重說一遍，全體——理事從此刻起將致力於尋求一項解決辦法，爲這個極嚴重問題從速尋求一項解決辦法。

一三五. Mr. KYPRIANOU (賽普勒斯): 本人要正式表示我國政府對於秘書長誠懇地和孜孜不倦地進行的努力深爲感激。秘書長以聯合國的道義力量與他的公平態度配合起來，這樣就使他處於一個獨特的地位，能積極幫助爲這個可能極危險的情勢尋求和平解決辦法。本人願意以這一層意思對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告書中載明的他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我們要感謝秘書長同意派遣其個人代表 Gyani 將軍以及 Mr. Rolz-Bennett 所主持的特派團前赴賽普勒斯。他向各關係政府所提關於避免可能使情勢更趨惡化的任何行動的呼籲乃是秘書長竭誠盼望世界這一部分保持和平的另一證明。

一三六. 理事會各位理事無疑曾注意到賽普勒斯總統馬卡里奧大主教在其致秘書長的答覆中曾說：

“我們對於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所擔負的工作深具信心，並確信它們對於賽普勒斯問題的緩和與解決將有極大的貢獻。”〔S/5554/Add.1.〕

然而秘書長的努力不曾產生任何效果，我們引爲遺憾。

一三七. 雖然今晚本人不擬作一冗長陳述，但是本人覺得必須提出一點意見。最近有人曾提出一個理論——一項不能被接受的理論——即對付賽普勒斯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確認以及對一切國家所作避免對賽普勒斯施行威脅或使用武力的任何呼籲均受擔保條約的限制。理事會各位理事記得土耳其認爲該條約給希臘、土耳其及聯合王國武力干涉賽普勒斯之權。我們堅決地明白地拒絕此項完全根據任意解釋的主張。賽普勒斯的領土完整與獨立以聯合國憲章爲依據，而憲章關於這一點是極顯明的。理事會各位理事應記得憲章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組織係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而第二條第四項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如果土耳其政府堅持此種解釋，理事會各理事亦應記得憲章第一百零三條規定如下：

“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家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一三八. 正如本人所說，今晚本人不擬就國際關係中絕對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問題作冗長的檢討。本人將不擬詳細解釋本人對於條約問題的立場。如蒙理事會准許，本人將於下星期作這種解釋。本人此刻祇擬促請大家注意關於尋求一項解決辦法的努力已告失敗，因爲有某些人堅持該擔保條約——該條約的解釋與是否有效尙在爭議中——應獲安全理事會某種形式的認可。

一三九. 既然這一點的提出與這整個問題有關，如蒙理事會准許，本人要向該擔保條約簽署國提出一個簡單問題。本人並不堅持今晚得一答覆。特別鑒於憲章的規定，希臘、土耳其及聯合王國政府是否認爲它們在該保證條約下，有武力干涉之權？本人必須堅持得一答覆。這與整個問題有密切關係，本人認爲理事會在決定最後意見以前必須有一答覆。本人想這個問題很簡單。這個問題需要一個答覆，本人非常同意土耳其代表的意見——就是說讓我們把所有的牌攤在桌上。

一四〇. 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曾細心聽取聯合王國代表的解釋，此項解釋明白顯露他的不滿與煩惱。我們的聯合王國同事的焦急情緒是可以了解的。他要向別人投擲石子，但是想不到自己受了傷。

一四一. 聯合王國代表再度表現了本人所提那位英國政治家所談的政治藝術天才。Sir Patrick 又避免提到聯合王國在賽普勒斯情勢中對於聯合國憲章態度如何的問題，而認爲只須重述他早先所說的話，這些話當然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並且絕不能使我們滿意。

一四二. 此刻我們聽到賽普勒斯外交部長 Mr. Kyprianou 所提性質完全相同的問題。

一四三. 我們這些安全理事會理事們是否有權獲得我們向各位代表特別是聯合王國代表提出的問題的一個明白的答覆？

一四四. 既然我們的聯合王國同事不曾提出一個滿意的答覆，那末本人將提出若干其他資料，這些資料可以明白地指明聯合王國對賽普勒斯情勢採取的政策。

一四五．該島所謂的警察部隊司令英國人 Michael Carver 將軍於二月二十日記者招待會上曾說：

“既然關於遣派一國際軍隊前赴賽普勒斯問題尚未獲得解決辦法，那末加強駐該島的英國軍隊實有迫切的必要。”

這是從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報上徵引的一段。英國採取的這個立場與賽普勒斯政府的立場差別之大，可以從賽普勒斯總統馬卡里奧大主教於二月二十一日的無線電廣播聲明中看到。他說：

“…英國政府已決定增加其駐賽普勒斯部隊至七千人。本人認為本島已無再增加軍隊之餘地。”

一四六．再者，賽普勒斯總統在同一次無線電廣播聲明中曾提到減少英國駐該島軍隊人數問題。這是從二月二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上面引來的。

一四七．英國駐賽普勒斯代理高級專員 Mr. Pickard 不管賽普勒斯政府所表示的明白立場，或者不如說違反了此一立場，在賽普勒斯總統的無線電廣播聲明以後也自己發表一項聲明。他說：“至於我們英國軍隊…本島情勢至少需要這裏〔目前〕現有的人數…”。這是從二月二十二日泰晤士報上徵引的一段。因此，聯合王國對於停止單方增加英國駐該島軍隊人數的要求仍公開地不予置理。

一四八．如果本人可以這樣講，這便是對所謂英國軍隊經賽普勒斯政府自由表達的同意下進入賽普勒斯之說的另一事實說明。

一四九．幾分鐘前，我們的聯合王國同事又說有英國軍隊新的單位被派前赴該島維持和平等等。

一五〇．讓本人來提出若干與聯合王國代表這些說法不符的證據。倫敦泰晤士報二月十五日版說：“在任何情形下〔駐賽普勒斯英國人〕第一個必要為保護英國基地”。

一五一．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下議院中有人向國防大臣 Mr. Thorneycroft 提出質詢，從此項問題及其答覆可以看到聯合王國對其賽普勒斯軍事基地的重視。

一五二．讓本人從泰晤士報二月二十日版徵引此項質詢及答覆的原文：

“Mr. Emrys Hughes…問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三年間賽普勒斯防衛費用所耗若干；此刻在賽普勒斯保留一個基地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Mr. Thorneycroft：大約二萬萬英鎊。該基地的戰略目標仍如一九六二年國防聲明中所說。賽普勒斯仍為我國支持中約組織空軍出擊隊及我們全球軍事交通網某幾處主要部分的基地。”

一五三．換一句話說，賽普勒斯英國基地——而並非我們的聯合王國同事在這裏所說的維持和平等等——纔是聯合王國的主要關注，而且同時該基地為威脅其他國家的一項工具，特別是近東及中東國家。

一五四．最後提及的情形為該區域各國人民與政府所明明知道的。正如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那塞先生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所說，本人徵引二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這一段：“該處〔賽普勒斯〕的英國基地是對於整個阿拉伯世界與我們的一項危機。”

一五五．主席先生，一如過去，本人不堅持把本人陳述連續傳譯為他種語文——英、法文。

一五六．Mr. MENEMENCIOLU (土耳其)：本人在這樣晚的時候發言引以為歉，並希望理事會各位理事寬容。然而 Mr. Kyprianou 曾作一項陳述，本人要略予一提。他曾提及憲章中許多條。但是還有其他許多條他不曾提到。例如關於人權的各條，關於其他國際義務的各條——關於殘害人羣罪、少數民族所等待遇以及行為應該符合一文明國家及聯合國會員國的地位等等。因此，問題不在於提出少數幾條條文。

一五七．Mr. Kyprianou 曾談到一點，本人特別要在今晚予以答覆，因為那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土耳其要求聯合國決議案中特別提到保證條約。這是不對的。不論提不提，該條約總是在那裏。土耳其所提出的唯一意見如下：從開始時起，正如本人在主要陳述中所解釋，希裔賽人代表團就想使聯合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於驚慌忙亂之中規定一個祇提及領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性以及某數項此類原則的公式，而由他們解釋成為它可以摒棄它們的一切義務，包括條約在內，並給他們欺侮其餘土耳其人的權利，以便結束他們業已發動的事情。本人在本人的陳述中業已證實了這一點。為了這個理由，我們說我們祇能在這些條約的範疇內接受這個公式——以提醒它們所有的國際義務。

一五八．有人曾在這裏向我們提出若干問題。但是現在情勢太悲慘了，不應採用這種策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們到這裏來是因為賽普勒斯發生了不幸事件，且隨時可以再度發生。世界輿論提出了許多問

題並正在等着答覆。不幸希裔賽人代表團還沒有對這些問題提出答覆，一直到現在沒有答覆。其中有下列一類問題：他們能否保證不再發生耶誕節一星期內所做的事？他們願否保證接受關於誰發動這些事的國際調查？何以一下子就找到了幾千套制服、槍械及其他武器？何以一個國家的警察部隊能與該政府管轄下的強盜們聯合起來消滅其居民的一部分？誰來審判這些人呢？犯罪者是否將受罰呢？被殺牲畜數千頭，蹂躪的土地及燒毀的房屋等等，這一切是否將獲賠償？

〔此時旁聽座內發生騷擾。〕

一五九．主席先生，請你把這些野蠻人趕出去。這裏不是 Limassol。

一六〇．主席：理事會開會時聽衆應避免作任何表示。請土耳其代表繼續發言。

一六一．Mr. MENEMENCI OGLU (土耳其)：正如本人所說，土地已遭蹂躪，房屋千餘所已被燒毀，在撤退區域內所有莊園的牲畜全部遭殺害。誰賠償這些損失呢？我們有什麼保證希裔賽人將不再做這些事呢？我們聽說他們此刻正在取得武器，以期結束此種行動。

一六二．這些便是世界輿論等待答覆的一些問題——而不是其他的問題，其他的問題不過是煙幕而已。這些便是本人今晚所要說的話。

一六三．Mr. KYPRIANOU (賽普勒斯)：本人對於土耳其代表團所作全部陳述祇須作一簡單的答覆就足够了。此項答覆如下：我們在很久以前就要到安全理事會來。不願到安全理事會來的並非我們——犯罪的一方通常是不願到法院去的。

一六四．關於殘害人羣罪的過甚其辭及歪曲事實的言論，這些話在他本國的詞彙中是極普遍的——本人是指過去的情形而言，當時不幸還沒有聯合國憲章存在。本人可以向土耳其代表保證本人準備提出整個的聯合國憲章。他是否願意這樣做？

一六五．如蒙主席准許，本人將答覆他所提各點——關於賽普勒斯的歪曲事實的問題，關於他所提完全不實情況的問題，本人將一一作答。但是讓我們不要脫離本題。本人的問題是十分簡單的，這個問題還沒有獲得答覆——而這個問題與此案有密切關係。本人此刻要向簽署保證條約的各國提出這個問題。本人特別要向這些國家中之一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國家應

完全為目前賽普勒斯情勢負責。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其他三個簽署保證條約的國家——即土耳其、聯合王國及希臘——是否採取一個立場，即該條約給它們作軍事干涉之權？如果有人要理事會在該條約與賽普勒斯政府設法請安全理事會做的事之間證明有任何關係的話，那末這樣請求的國家至少應就該條約的解釋表示它本身的意見，不管我們是否同意。這個問題非常簡單，本人要求得一簡單答覆。

一六六．Mr. BITSIOS (希臘)：剛纔賽普勒斯外交部長說他可以堅持今晚就對他向聯合王國、土耳其及希臘代表所提問題作一答覆，本人原以為可以順從他的意思。但是土耳其代表方纔所作答覆使本人不得不請求理事會議本人此刻提出自己的答覆。

一六七．本人原以為本人上次〔第一〇九五次會議〕所作陳述業已明白說明了我國政府關於擔保條約特別是關於第四條第二段所採取的立場。

一六八．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向我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迫切而重要的；事實上這是一切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我們——希臘政府——是否認為這一條使我們有權不經安全理事會授權而進行軍事及單方干涉？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不”。本人曾參加蘇里克會議，當時我們的原意並非使我們中間任何一國可以依據某種理由任擇一天把軍隊裝在軍艦上開到賽普勒斯去。去做什麼？改變這些條約所造成的情勢？第一，本人未見這些條約所造成的情勢有何改變。那裏曾發生了不幸事件，本人是首先表示痛心的人，並曾予以譴責，但是在法律上講這些條約所造成的情勢並沒有改變。

一六九．土耳其代表曾說堅持在任何決議草案中必須提及該條約的並非土耳其。請求各方承認其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是賽普勒斯。問題就在此。這個問題是向理事會提出的，不是向我們提出的。一個國家的獨立、領土完整、安全、主權與統一是否能受一個可以解釋為並無任何其他條件而予別國以單方軍事干涉之權的條約的限制？希臘政府的答覆是清清楚楚的“不能”。

一七〇．我們提到了這一點之後如何來撰擬一個可以被各方接受的案文呢？他們告訴我們說：解決辦法非常簡單，把獨立的觀念取消。但是一個國家的獨立、完整、主權與統一的觀念是不能這樣地一筆勾消的。我們不能以拒絕給這個問題一個明白的答覆，踐踏獨立與完整的觀念，或以考慮是否把這些問題放在

正文第一段或最後一段——尤其如果把這些問題與賽普勒斯獨立、主權及完整祇有在符合該條約規定纔能承認的觀念混作一談——等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撰擬一個決議案，推進一個維持和平的工作，結束賽普勒斯境內發生的事件並開闢一個商談的途徑。

一七一．有人在這裏曾說過極嚴重的話。兩三天以前有一位發言人曾說一些話，對於撰擬一個能被各方所接受的案文的努力，大有妨礙。他宣稱：“沒有人威脅要佔領賽普勒斯領土，沒有一個國家——土耳其或希臘或任何其他國家——威脅它的獨立。可能發生的事是該條約第四條所明白授權採取的行動”——本人徵引該條約的原文——“以重建本條約所造成情勢為其唯一目標”。

一七二．這是他的言論的要旨，也是我們撰擬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決議案的努力所面對的障礙。這些話是不能一筆勾消的。理事會必須以促請各理事國無條件尊重賽普勒斯獨立及領土完整的方式來抵制這些話，因為正如賽普勒斯外交部長那一天所說，獨立、主權與完整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一七三．主席：名單上已無別的代表要發言。本人與理事會各理事舉行非正式商談後提議理事會於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午後三時三十分再開會繼續審議議程上的這個問題。如果沒有人提出異議，本人就假定理事會接受這個提議。

決定如議。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